

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

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3月15日

目录

把反革命组织“西纠”拿出来示众——西城纠察队罪行录.....	1
前言.....	2
一、“西纠”的问世.....	4
二、“西纠”和后台老板的关系.....	5
物资供应：.....	5
通令的印刷：.....	5
与石油部的关系：.....	6
与市委的关系：.....	6
与西城分局关系：.....	8
与周荣鑫的联系：.....	8
与许明的关系：.....	9
外地：.....	10
与孔原关系：.....	10
与邓小平的关系：.....	10
与陶铸关系：.....	11
三、西纠的滔天罪行.....	11
(一)、压制革命造反派.....	11
(二)、大反中央文革.....	13

(三)、破坏大串连，武斗成风.....	15
(四)、流毒全国.....	16
(五)、专横跋扈，横行霸道.....	16
附录：地质部事件简介.....	17

前言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前发展，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八月十八日以后，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红卫兵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革命的红卫兵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帝、修、反，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地、富、反、坏、右，向一切牛鬼蛇神发起了总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节节胜利。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维护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地位，顽固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了残酷镇压。他们利用了混在干部子女队伍中的一些坏家伙，利用了一部分干部子女头脑中的特权思想，利用了风行一时的反动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利用了一部分红卫兵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组织了西纠这一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林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下，这支“宪兵队”很快由“保”(保皇)发展到“反”(反革命)。在它存在的短短的四个月中，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党纪国法，大搞法西斯恐怖活动，.....做尽了坏事，对

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各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急忙照章仿效，西纠的恶劣影响涉及到了全国。

对于西纠及其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对于它的恶劣影响及流毒必须彻底肃清，这就需要我们吧批判“西纠”的斗争提高到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高度上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清楚地看透刘邓反动路线的实质，才能更正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才能更敏锐地识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新形势下玩弄的各种鬼把戏，从而更好地同他们进行斗争。目前刘邓反动路线正酝酿着更猖狂的反扑，在中央，刘邓不投降，陶铸不认账，在基层的各反动保皇组织，积极搞“算账”活动，进行反夺权……同志们，革命派的战友们，决战的时刻到了！让我们做好各种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更大的胜利吧！

我们衷心地希望一切受蒙蔽的，一切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原西纠成员，迅速觉醒，放下包袱，大力揭发和批判西纠，回到毛主席身边，回到革命同志中间，永远和群众在一起。

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对于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原西纠成员，必须抱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欢迎他们归队，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并有实际行动，我们就要支持他们，团结他们一道革命，而丝毫不应有敌视的态度，排斥他们。

对于参与了西纠问题的干部，应该严格地划清敌与我的界限，对于那些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又参与了支持西纠的活动的干部，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地对待他们。我们要求一切革命的干部，擦亮眼睛，摆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起来造反，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入到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去。

“一唱雄鸡天下白”，革命派的战友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们，革命的干部们，让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用决战的姿态，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

一、“西纠”的问世-

西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它深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宠爱。

▲八月二十日前后，雍文涛和沈阳军区军政委刘××去王任重处，谈了派军队加强中学革委会的“工作”问题，重点是红卫兵问题。后六百多解放军参加红卫兵联络站工作。

▲在文化宫×司的大会上，八中罗××等几人说要成立联络站，后改为纠察队，以扩大自己的职权。八月二十五日晚，有三十一所学校参加，在师大女附中召开各校红卫兵头头大会，正式成立西纠。由四、六、八中，女三中负责起草成立宣言，并责成上述四校在西纠中负主要责任，其中又有四中一个所谓机动连。西纠总部负责人：孔丹(四中)、王××(四中)、赵××(四中)、陈××(八中)、董××(六中)，“十一”以后，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升为要员。

▲西纠董××等人曾找过市委高××的秘书，要求派解放军去做政治指导员，高的秘书将此转告雍文涛的秘书，于是雍文涛将此事告诉了红卫兵西城联络站负责人总参的李××，后因西纠许多人不愿意受人“管”，于是没派。

▲八月二十五日西纠成立的宣言，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亲自起草和修改的。并将草稿交研究室同志，连夜去《工人日报》社排版，后由石油印刷厂、××日报社印一万五千份。在此以前宋惠的儿子宋××和另外一些人经常在宋×的办公室出出进进，并与唐克(石油部付部长)宋×交往频繁。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乃是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之大作。

▲西纠成立以后飞黄腾达，这是由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中了它，利用掌握在手中的权，扶植、操纵它，西纠也依靠这些后台老板，通过种种渠道，把它镇压革命的触角伸向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地方。据悉，西纠的活动与十多个“首长”有关联。

二、“西纠”和后台老板的关系

西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林军，是保皇队。他们和后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说：“没有你们，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物资供应：

▲西纠手眼通天，自一成立，上自国务院，下至市委派给的物资源源而来。其来源：

高××(市委书记)：“借”电话二部；

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借调”物资一批

(一)车辆：大卡车二部、吉普车二部、摩托车一部。

(二)物资：军棉大衣六十件、军被一百八十条，军垫二百八十块，扩音机四台，火炉五十个，炊具(一百人左右)全套，大小沙发八件。

(三)经费：自九月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共开支八千一百二十元。其中主要项目：汽油(三千三百三十五元)、电话(八部)袖章(五千一百四十一一个)等，此外尚有“暂借”款四百元。

雍文涛(市委书记)给西纠袖章一千五百个(原准备给五千个)。

西纠原准备向高××要图章，后在公安局弄到一个。西纠住处是周派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主任)陪着跑几趟选定。

通令的印刷：

▲《××日报》帮西纠印通令，而以国务院印刷厂最为积极，通过周荣鑫、许明的关系先后印了六至十三号通令(其中六、七号是西纠头目孔丹、秦×直接接洽)《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 32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并给“整风声明”和另一通知排了版。《××

日报》社也很卖力气，排印了《成立宣言》、《第一号通令》、《整风文件》等，《××日报》社的印刷就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出面搞的。

与石油部的关系：

▲石油部与西纠有密切关系，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宋×写的，并专拨嘎斯六九卡车一辆供七中的西纠队员使用。在九月间，唐克，宋×，梁×等经常和西纠一些人在宋办公室开秘密会议。九月底，王××来京时，行动是保密的，宋×把西纠队员请到石油部，让西纠队员和王××赴宴会，大肆腐化了一顿。几天以后又非要王××给西纠做报告不可，最后宋亲自陪王××去了西纠总部一次。大庆家属来京参加国庆演出，宋专门请西纠三十多人来，“审查”节目，九月底各机关，学校少数派大张旗鼓地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展开了大批判，轰动北京，石油部的混蛋又把西纠负责人二十几个用包车送到大庆××厂，转游一个月，逃避斗争。十一月上旬，宋又指使行政处处长打电话通知这些人立即返京。

与市委的关系：

▲由西纠主办的《红卫兵报》原为六中所办，后经西纠讨价还价，六中同意从九月初(第二期开始)起转交西纠十四中派出秦×、戴××等去任编辑。出的九篇文章多是“保”字号的，或是宣传反动血统论。后西纠头目孔丹不同意办报(原因是效果不如通令)才继续由六中办此报，至十一月多。在出版过程中，市委大加嘉奖。九月二日，四中派路××等人去找高××，高代表市委把纸、经费全包下并派秘书马×去《××日报》社联系印刷之事。后未成，但仍把印刷满口应承下来了，为西纠效劳。

▲八月份，当时在北京饭店的红卫兵和“八一八”红卫兵发生冲突，外语附校，化工学校等往里冲。高××慌了手脚，要调纠察队出面。此刻，在饭店的西纠队员徐××，杨××，路××(四中)欣然

同意，对高××说：“禁止在北京饭店串联的事交给我们。”西纠队员十几人逐进驻饭店，事后高××大加赞许一番，助长了“特权”思想。

▲八月份，北京站较乱，物资管理也较差。高××负责车站，本应按周总理指示的红卫兵、解放军、公安人员三结合，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去办。高却调究兵队西纠去，找到董××，把西纠当枪使，同时给些好处，答应超支的伙食费由市委负责报销，慷国家之慨，大搞经济主义。西纠一百多人，于是进驻车站，夺得管理权。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西纠特殊待遇。雍文涛承认，在政治活动上，对西纠是优先考虑的。如：八月三十一日，西纠十五人上天安门，并出代表在天安门上发言。又如：“十一”金水桥前标兵原由三司担任，后在陶铸指使和北京卫戍司令部安排下全部换上西纠。

▲九月十五日西纠上天安门二十七人，上天安门总人数国务院定，具体分配名额是雍文涛定的。

▲西纠的许多事是与市、区红卫兵联络站，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联系的，这两个部门的总负责是雍文涛，后转为×××，西纵干的事，市委是知道的。

▲雍文涛从八月三日起，负责中学运动，他供认在政治上、物质上支持西纠，他接见西纠四次，去西纠总部两次，“十一”前一次，十二月五日一次，第二次去受吴×命令，当时，陈伯达同志已去过西纠，并建议西纠解散。西纠不满，雍在此时只说了要尊重陈伯达同志建议，并说了“不要反三司，三司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之类公允话，(言外之意，三司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中央文革妨碍了你们，你们要识时务，以守为功为妙)当时西纠问他对西纠态度时，雍竟不表态，还说要市委研究，简直是混蛋之极!

▲高××揭发：在他第一次和西纠打交道时，曾问过吴×，雍文涛，他二人均表示西纠是“革命组织”，市委支持西纠。到西纠后期，有个西纠队员有恃无恐的说：“怕什么，反正咱们干的事，吴×全知道。”

▲吴×纵容西纠，六中打死王光华，徐沛田之事，他是知道的，但却不做处理，不上报中央！

▲对于六中西纠队员的法西斯监狱及惨无人道的暴行，市委知道后，不采取应有措施，而是不痛不痒地来了个三步曲：①西城区委去六中宣读十月二十八日通告；②检查其是否执行；③……。就在市委计划未进行时，伯达同志亲临六中刑讯室，解散了被暴徒非法拘留的革命群众，西纠后台老板之一雍文涛只得在此事实面前承认六中西纵队员的暴行由他来负，由西纠总部来负。而一些西纠分子却矢口否认，可是事实是抵赖不掉的。

与西城分局关系：

▲六中西纠队员武斗现象严重，西城分局去人看过拘留所，了解过情况，但事后却得意洋洋地对六中红卫兵领导说：“不错，好好搞，今后还要向全市中学生推广你们的丰富经验。”

▲西城公安局分局有些人公然说：“你们不要在公安局打人，因为这是专政机关，可以在外边打人，在外边打人我们不管。”

▲西纠的审讯室曾设在西城分局，并且西纠在西城分局有代表(六中的吴××)。伯达同志去六中以后，西城分局×××匆匆说，“告诉六中红卫兵，有人说现在西城分局对六中(的态度)变了，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变，还是和原来一样。”

与周荣鑫的联系：

▲周荣鑫的要人李梦夫陪同西纠找到了总部的房子，九月一日公开时说：“周荣鑫指示，今后西纠物质由我们(国务院秘书厅)负责，以后直接和我联系，需要什么提供，我们解决。”

▲周荣鑫不仅是西纠的物质供应站，而且是西纠的政治支柱。地质部事件是在国务院接待站支持下干的，周插手了，他向西纠面授机宜。丰盛学校的兰小兵，四中的王××都多次去周处。直

到十月底，还在中南海北门向西纠xxx(八中)交待任务：①管红卫兵，特别是小学的；②中学文化革命怎么搞，请西纠提出方案；③……”。

▲十月以后，兰小兵等人每天几乎都到周荣鑫处去领取“珍贵指示”，很晚才回家。

▲在周荣鑫的指使下，兰小兵这个周的忠实走卒两次伪造事件欺骗西纠队员。如：诬蔑三司打了西纠的人，打了他自己，以挑起反对三司的情绪，反对革命造反派情绪。

▲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更加卑劣的是：他暗中把兰小兵找去，教其安身之策，说什么“快出通令，一出就让别人感到你们西纠没垮，也好给西纠人员鼓鼓劲。”并亲自指导写了臭名昭著的第十三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乃是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之大作。

▲西纠原准备向高xx要图章，后在公安局弄到一个。西纠住处是周派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主任)陪着跑几趟选定。

与许明的关系：

▲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问西纠组织情况，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说通令不象孩子写的。许明当时再三否认，说她改过两次，只是字面上，与内容无关。

▲北航红旗在航空俱乐部被镇压之事，许明很清楚是怎么回事。

▲九月初，开始筹备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主管人廖承志东不找，西不找，偏找到西纠头上，经市委批准，西纠便插到其中做了“主角”，直到十二月中央文革指示重新分配中日友好联欢筹备工作的人员为止。即使如此，廖承志、周荣鑫仍不放过机会，挑动西纠对中央文革，三司的不满，于十二月七日唆使西纠，海纠在民族饭店会议上聚众闹事，打伤数人。

外地：

▲西纠依靠后台；在京横行霸道，在外地也是太上皇。九月十八日前后，以西纠名义先后派出几批人到上海“调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九月四日北京红卫兵冲上海市委之事。周荣鑫(又说是许明)事先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告诉来了二十几个纠察队员，这些孩子很懂政策，请接待。曹荻秋如鱼得水，在一次万人大会上知道了西纠的下落，立刻召见，重新安排吃住，调拨物资，并大量印发西纠通令。(每一种通令印十万份)，这些西纠调查大员后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周荣鑫“大人”。

▲西纠政宣组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到了福建，就大读西纠通令，压制革命造反派。叶飞很欣赏，四次接见了此“宣传队”，革命造反派却一次也不见。叶飞给“宣传队”住省委干部住的第一招待所，伙食费比普通串联同学高得多。

与孔原关系：

▲西纠头目孔丹在十月份中间在大连给其父孔原打电话，问北京情况，听说批判西纠，想不通，孔原竟说：“你们(西纠)是一直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只不过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孔丹在外串连期间，曾三次给其父母打长途电话。

与邓小平的关系：

▲邓小平曾让西纠去保护荣高棠。去年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八一小学红卫兵要造我国家乒乓球队的反。荣高棠知道后，气急万分，当时邓在看比赛，荣向邓告急，邓说：“找西城区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说：“李××儿子‘调皮捣蛋’，被西纠打了几个耳光就乖了。”第二天，大会警卫处就把西纠请去了。

与陶铸关系：

▲保字味十足的第三号通令，总理看后说：“用不着你们去保他！”而陶铸却直到九月下旬还说：“你们的第三号通令谁写的，写得很好吗！”助长了西纠的保皇气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九月中旬陶铸接见西纠队员时造谣说：“中央支持你们。”亲自许愿让西纠“十一”在金水桥前当标兵。十月后去广州贸易展览会担任“纠察”。并狂妄说：“让你们西纠看看毛主席。”将毛主席的军。西纠多次给陶铸召开的会警戒，陶也多次接见西纠。他就是这样宠爱宪兵队西纠。

▲十月份盛传“红卫兵农场”一事。这是由西纠主要负责人之一董××其父起草的到广东筹建农垦团章程，带着陶铸给广东第一书记赵紫阳的介绍信，去北京市委高××处，要求在北京设办事处的事引起。他们的车费可以到市委报销。

▲陶铸给西纠的各项任务，周荣鑫、吴×参与，北京卫戍区付政委黄××落实。

▲兰小兵之父对他说：“你们上有中央，下有解放军，怕什么呢？”

三、西纠的滔天罪行

(一)、压制革命造反派

▲以西纠名义到处消防，强行解散革命造反派组织若干。

▲地质部事件(见后续)

▲“北航红旗”事件：

九月下旬，北航“红旗”去国防科委要揪赵如璋，“北航红卫兵”要挤走北航红旗，于是十几个学校开会讨论，后决定夜里开始行动。夜里，住在总部里边的西纠队员突然集合，总部一个人造谣说：“北航红旗扣了西纠的人。”即令全体队员跳上两辆大卡车，冲到北航红旗驻地：航空俱乐部。去的有师大女附中和四中一百多人。

西纠队员闯入航空俱乐部，整队“待命”，西纠的头头孔丹已经在里面和北航红旗争吵。孔丹说：“谁批准你们住在这里的?!”“有借条吗?!”对方说：“房子是借的，口头答应的。”孔丹(西纠最大头目，四中“革委会”主席，已被捕。)说：“没借条不行，这里是我们的总部了!这所房子是我们借的，我们有借条!”郭冀豫(西纠小头目，已被捕。)却不知得了谁的指示，骑上摩托车想往外冲，被红旗战士揪住了。头头一声令下，队员蜂拥而上，混乱间让摩托车开走了。

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西纠在院内找了几间房子，四中的西纠“机动连指导员”刘××来报告，说什么航空俱乐部挨着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北航红旗这样不象话，这房子西纠已借下了，得把北航红旗赶走。接着让×××介绍情况，他说：“北航红旗的出身复杂，让他们在门口地上贴了大字报，外国留学生拍了照，里头还有间谍活动……一个处长讲发现了定时炸弹……”在此之前，当西纠在斗××大会上和一司、二司共同维持会场时，国防科委就来了人说：“北航红旗搞间谍破坏活动，还埋了炸弹什么的”。西纠队员王××当时对一些人透过这个风，可见这个谣言是有来头的，谣言惑众，西纠分子立即火冒三丈，纷纷认为一定要把北航红旗赶出去，并把军被也运来了。

早在轰北航红旗之前，因发生过地质部事件，这次去，孔丹心里没底，因此想跟他母亲(许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商量，但当时许明不在，于是就给许明留了一张条，内容大意是：“事关重大，谈谈您的意见。”夜里两点，许明叫孔×去找孔丹。此时，西纠正准备大干一番，突然传来孔×带来的圣旨：撤!于是西纠队员又稀里糊涂地爬上汽车溜了。

▲冶金部事件：

西纠队员在中山公园开会，听有关八·卅一接见的报告，冶金部保卫处派人追至会场，点名要纠察队员袁××(四中红卫兵)，要他们去保驾，西纠即派十几人前往，并有一些人常驻冶金部，压制钢院革命师生。(西纠的王××之父是钢院工作组副组长)

▲人艺事件：

十月二日，国庆演出的人艺演员中有保皇派、黑帮老婆。这类人是不适于中央关于国庆演出的八条件的。因此三司、地院东方红及人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造反，要求换人，也可以换节目，由人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另演节目补充。保皇的革委会通过文化局调来东纠、西纠、海纠及矿院的来保护，西纠一队员坚决支持保皇派，她说：“越在这时候越要演。”双方谈判中，三司方面代表被人打了。晚上纠察队员误认为行驶的十三路公共汽车追他们，将司机打了一顿，揪到首都剧场审讯，司机腿被打破。

▲十月七日三司在首都剧场造反，传达陈伯达、江青、张春桥指示，军委指示，西纠又跑去照像，骂人。

▲十一月下旬，《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去京剧一团造反，东、西纠去镇压，绑走四人到西纠总部，无理没收了工作证、袖章。

▲十一月二十四日，纠察队砸了《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以报复他们造京剧一团的反，夜十一点来总部打人骂人砸玻璃，抄电话。西、东纠，二司纠察队及保皇派骂造反派是“狗崽子派”，“你们造什么反?!(答：“造旧文化部的反。”)你们造文化部反，不经肖望东批准能住这儿吗?”等等。山东艺术学校王红军(女)因保护电话被打，手臂负伤。

▲在反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中，西纠加紧恐怖活动，大砸革命组织，多次盗砸三司，挑起武斗。

(二)、大反中央文革

▲西纠在黑风中开过三次会：

第一次会有王××、秦×、姚×等十余人参加，分析形势，同意支持北航八一纵队的反革命观点，并决定也给中央文革“提意见”。会后，张贴标语口号，于是“西纠红旗不倒”，“希望中央文革考虑北航八一纵队提出的一问中央文革的问题”，“支持北航八一纵队”等反动口号出世了。

第二次会，又“分析”形势，决定收集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准备批判。四中王××说：“要把关锋、戚本禹拉下马。”并命令一些西纠队员收集整理之。材料后被烧毁以灭罪证。

第三次会，这些“血统高贵”的“左派”利令智昏，约集了四、六、八中、女附中、女六中、三十五中、四十一中等校的一些观点相同的人，请了北航八一纵队、“联动”一些人参加会议，确定了反中央文革的方针，制定了具体工作内容。

自此以后，使尽卑鄙伎俩，大肆活动，到地院东方红偷材料，到钢院偷材料，冒充兵团战士到清华井冈山探听他们对西纠的看法，了解北航红旗动态，听取了北航八一纵队的意见。并到钢院、化工学院、工大等校活动。后来，见势不妙，赶快指使女十中的张××焚烧材料。

▲西纠有人曾与北航八一纵队集会(内有谭力夫之弟)，会上谭××大发怨言：“戚本禹对我态度不好，不是治病救人。”还有人竟叫嚣：“江青身体不好，不能总和主席在一起，论社会经验，她还不如王光美”。看他们猖狂到何等地步！

▲许多西纠队员在去外地串连中，印发大量传单，大肆宣扬反动血统论，公开辱骂陈伯达、江青同志。

▲西纠总部大人物四中的王××曾和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交谈过。事后李洪山在日记本上写道：“王××此人很直爽，谈得很投机。”这十多个字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陈伯达同志让西纠解散时，他们迟迟不动。西纠平时写通令笔到词出，此时却迟迟不写解散令。然而王向荣、兰小兵、骆小峰却给周荣鑫写信(周接信后，既不反对，也不上报)，与中央文革对抗，看他们何等猖狂！信文如下：

周荣鑫同志：

汽车，我们半辆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把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

兰小兵、骆小峰、王向荣

▲西纠骨干邓××、王××恶毒攻击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把党中央整得剩几个人了。还说中央文革逼得许多高干子女和家长断绝关系。

▲十一月，伯达同志亲临西纠总部检查，批评了他们。戚本禹严厉地说：“西纠是宪兵队。”伯达同志建议他们解散，惹怒了这群“好汉”。郭冀豫竟无理地说：“你们是带着框框来的，偏听偏信，纠察队难道一点好事都没有做吗？”

当时，他们把关锋同志围住，要和关锋同志辩论。关锋说：“首都兵团的报纸办得好，批判了西纠。”郭冀豫说：“光看一份报纸不能说明问题，谁都能写。关锋不调查就说话。”等等。临走，关锋上车时，有人还指着车说：“你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两天以后，伯达同志又来到西纠总部。兰小兵马上挑衅地问：“你们是不是来搜刀子？”郭冀豫傲慢地拿出一把削苹果刀递给伯达同志说：“我这儿有……”伯达同志要求他们交出杀人凶器，郭冀豫竟说：“我们这儿有乐器！”

(三)、破坏大串连，武斗成风

▲大串连刚开始时，他们极力反对。来串连的革命师生大批被轰走，尤其是所谓“狗崽子”一律打将回去，还贴了“黑五类子女混蛋”之类的标语。

▲在车站签票处百般刁难，只给签三天(外地来京革命师生)，三天之内不离京不行，而且有的人在车站签票就给签了两天。

▲在车站殴打革命师生多次。有一次将人家的“语录”没收。

▲十三中西纠队员和一些关系密切的外地来的“高干子弟”用碗、拳头、木枪、拳套打了贫农出身的朝鲜族教师崔凤吉。理由就是他说了一句：“高干子弟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和工农子弟一样吗？”的话。而且当时解放军战士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要按十六条办事，不能打人！”他们根

本不听。最后在解放军战士的拼死保护下，崔凤吉才免于一死。而那些家伙还说：“他妈的，打死了活该……。”

▲分司厅中学红卫兵误将宋×手下红人陶××当做李贵子(貌相)抓起来，宋×闻讯后，立即派纠察队前去解围。纠察队去后，将分司厅中学红卫兵痛打一顿。

▲六中武斗事件更加惨不忍睹，此处不说了(文革网按：六中西纠罪行可参考《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流毒全国

▲从西纠成立以后，各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到有机可乘，有利可图，就纷纷成立了纠察队，什么《武汉红卫兵纠察队》，《东海前线红卫兵纠察队》……风行一时。

▲各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保皇走卒把西纠的通令置于毛主席思想之上。在《武汉纠察队总部》的墙上不贴毛主席语录，却用大字抄着西纠一——七号通令。上海市委每一份通令都翻印十万份，大肆张贴到街上，到处可见。上海某地开辩论会，不读毛主席语录，相反竟大读通令。

▲西纠与全国各地的反革命组织有密切联系，如西安红色恐怖队……。

▲有几个西纠队员在上海竟无理打死父子二人，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

(五)、专横跋扈，横行霸道

▲纠察队担任警卫工作时，曾提出三点要求：(郭冀豫口头声明)①外地学生不保险，要他们从天安门上下来。②解放军包围出事地点(二次接见时，毛主席车被阻)。③要李雪峰、吴德接见西纠，卫戍区黄××作了答复。郭不满意，抬手就打掉了黄××手中的香烟。这与他们平时讲的爱护“老首长”成了鲜明的对照。保爹、保妈，还是为了保自己。

▲郭冀豫、兰小兵、骆小峰打人取乐，以听打人时惨叫声为快。

▲郭冀豫骑摩托车撞了人，反而踢对方，说人挡道了，然后逃到黄家。群众围住黄家，郭才被迫认错。他在黄家呆了二三天后被捕。

▲十二月十八日晚，兰小兵打了丰盛一同学(此人思想反动，但打不能解决问题)，打后让她跟着自行车从丰盛跑到总部。进总部后又让她在操场上跑了六、七圈。以后，兰小兵先踢她小腹，又把她脱得只剩两件单衣，加以毒打。边打边让她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她又让她趴在地上，兰、骆二人一人踩一臂说：“我们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用鞭子抽脸，头嘴流血。直到她胳膊不能抬，一条腿失去了知觉。打完后兰逼她不许对别人说，有人问就说：“兰小兵教我好好学毛选。有人问挨打的事就说是首都兵团的人打的。”其手段何其毒辣，心又何其毒也。

▲西纠阴魂不散，反革命组织“联动”一成立，铁杆西纠分子立刻加入联动，并成了骨干。有所谓“策略派”者则成了“地下联动”。当然广大西纠队员是受蒙蔽的，是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革命造反派的帮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

首都新兵

附录：地质部事件简介

八、九月间，地院《东方红》战士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旗，四进地质部，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为首的大小牛鬼蛇神勾结利用西城纠察队，镇压《东方红》。

九月六日早上，各校西纠队员奉“总部”命令先后来到地质部。西纠一进地质部就封锁了主楼南门，利用何长工等人提供的广播室大肆广播镇压革命群众的保皇文章，向地院《东方红》施加压力，并增派“宪兵”把地院《东方红》战士包围在楼前院内，连上厕所，看病都要受到刁难。

地质部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何长工、邹家尤、胥光义一手操纵的。何长工这个反党老手曾假惺惺地说：“我们过去流血流汗打江山，现在他们(指地院东方红)还没有接班就来专我们的政了。”胥光义说：“地质学院是何部长一手辛辛苦苦地搞起来的。”西纠则说：“何长工是跟毛主席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还“保证”邹家尤没问题，造谣说：“中央发给了他们一个给予保护的证件。”

西纠刚一到，何长工就如见到了救命恩人，多次接见，亲自指挥。这些“宪兵”一见老首长如此“受气”，不禁“阶级感情”大起，口里大骂“狗崽子”、“混蛋”，拳打脚踢，气势汹汹，分关把守，对《东方红》战士大打出手，连何长工、邹家尤出入都有人保驾。他们爱谁，恨谁不是很鲜明吗？！

地院《东方红》当时虽处于少数，但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保皇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西纠拼命保皇，地院《东方红》一反到底，斗争非常激烈。西纠后台之一许明怕露出马脚，急忙在第二天打电话给她的宠儿，命令他们撤退，直至第三天，西纠才灰溜溜地撤走了。

地质部事件终于以革命造反派的胜利告终。

北京地院《东方红报》1967年3月9日、3月15日